雲石遺稿

四

疏劄
啓
奏
議

雲石遺稿卷之七目錄

疏劄

辭領議政疏

再疏

請暇劄

辭領議政藥院都提調疏

再疏

三疏

辭復拜領議政疏

再疏

乞休致疏

乞休致再疏

乞解摠護使劄

辭錫馬之典仍乞休致三疏

乞休致四疏

請寢臨吊之命劄

乞休致五疏

乞解　國朝寶鑑摠裁官劄

乞解兼管諸任劄

因前銜李承憲疏自引疏

乞解上號都監都提調劄
辭錫馬之典劄
乞休致六疏
御名改定後引咎仍乞解摠護使劄
請　景陵陵號仍用劄
乞解摠護使劄
乞解兼管諸任劄
辭錫馬之典劄
乞解　實錄摠裁官劄
辭三拜領議政疏

雲石遺稿卷之七

疏劄

辭領議政疏 壬寅

伏以瑞篇載新寶籙采羣仰貽　兩殿之悅豫俯答
羣生之蘄祝歡欣頌忭曷有其已仍伏念臣於相職
既有必不敢冒之賤分又有必不能堪之實狀而古
所稱德望材猷謀謨績庸之無一可稱者不與焉此
所以臣之畢暴而　殿下之矜諒也情志則上下相
通恩義則臣主俱榮臣雖萬萬無狀曾以此身與心
獻之　先王又獻之我　殿下矣豈忍以工謀占便

之習千名邀寵之計筵懇疏籲得辭乃已而即亦
殿下之所洞燭則曾未幾何又有此復授之舉者寔
臣愚昧對食而廢餐當寢而忘睡曉夜究思未得其
說也其謂鼎席之當備乎首揆之不可虛乎抑謂臣
賤分實狀有異於前而然乎嗚呼嚬笑細節也銷刻
空言也尙以人主舉動之尤宜詳審垂諸方策以爲
鑑戒況此元輔之重且愼乎然則臣之
去而復來姑捨勿論竊恐四方瞻聆有以窺　殿下
淺深如臣繞壁之憂不在於臣而在朝家處分之失
當也臣之不敢冒云者即臣忝近戚也近戚而竊句

衡之尊則　君德累矣不能堪云者即臣抱貞疾也
貞疾而耐機務之劇則天職瘝矣此個事情皆已莫
遺於日月之明而今距臣丐免時不過四五旬朔耳
以年則更增一齒以病則又加別祟凡其朽落之形
醜穢之證難以僂數假使臣至今蹲據猶當積誠祈
懇以望生成之澤況以較前益耗之昏聵在今最苦
之癃痼重之不敢冒之賤分爲此職終始艮限者哉
臣於是又有竊自悼傷者臣之事　殿下有年本末
長短皆所俯悉苟臣平日言行有足見孚於上則夫
豈有纔解旋任若是之顛倒俾臣辭受之義無所着

落乎此臣之罪也惶霣之極言不知裁
伏願　聖明亟賜反汗以重國體以光　聖化千萬
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是元臣也宿德也　先王之
所簡拔而　太母之所登庸則有何嫌礙於戚屬與
否而每以此爲必辭之義乎至如美疢常所奉悉目
下別證尤用悶慮而非以筋力奔走責卿則又不必
甚妨於論道之地卿勿更辭卽起篤朝以副予小子
眷眷之誠
再疏

伏以臣於年前拜相之初伏奉　太母諺教歷論時
弊八條有若曰國勢板蕩民生困瘁朝象渙散財用
耗竭紀綱頹廢俗尚渝敗仕路躁競居官貪墨而專
畀于臣得有以懲創之此誠古昔聖王責成輔相之
至意也臣智淺材弱固萬萬非其任而既膺是職又
承是命安敢不夙宵策勵以爲對揚計哉然而首尾
三載夷考其所以稱塞報答者實無分寸可言而世
道人心之汙下莫可收拾反甚於前臣雖欲自解不
可得矣獨賴我　殿下如天之德曲賜庇覆不加誅
殛俾善其去臣於是仰感造化之偏蒙俯愧付託之

不效又以獲卸機務稍就優閒閉戶調病苟延殘縷爲竊幸也今若將自訟之譽尤歸諸弁髦已荷之恩諒委之草莽顧戀重寄怵迫嚴命則是眞負　慈飭也負　聖眷也其何能抗顏自立於具瞻之位乎且今　先朝耆成之大臣漸次凋謝殆乎典型無地而秋事雖云少康匱乏則較前倍艱春氣已屆方暢輪沴則到處不息憂虞之端不一而足況挽近法講召對之停輟便作例規悠悠泛泛一年損於一年緝熙之盛未能布聞向之蘄祝者轉而爲悶歎箴規者轉而爲媕㛹卿士庶民舉欲解體正惟我　殿下奮發

睿志博選俊乂以圖議天德王道之時而乃以已試
蔑稱之最癃痼者使之復玷元輔曰重卜也宿趼也
不必辭也臣恐四方駭惑不止於臣初拜也至若臣
病狀舊祟之外又添別證課日爲苦辛楚萬端而以
其至穢也故雖不敢一一仰陳蓋因腸肺間元陽日
以墜落不能升舉斷非陳腐之物所能挽回也苟或
發作於朝行公座無由遮揜則其爲呈醜陋之態虧
肅敬之儀當何如也若此者非獨臣由來私義之不
敢出也茲冒屢瀆之罪敢申畢暴之懇伏願　聖明
哀之憐之亟收前旨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偕來別諭之後苦企屢日異牘又至如渴之想不勝悵歎而講學一段實予之咎可不爲之警惕予於卿既許暫解以伸卿志且爲卿一時調護之地則卿豈不爲予復起使國事幸而輿情愜乎卿之至懇宿證非不諒悉而此猶未暇及者只爲變理之重匡弼之急耳望卿裁量於公私之間則似不待予言之再矣

請暇劄

伏以臣於前秋劄乞父祖山省掃至有給由馬備澆奠之恩教榮寵所被幽明俱感秖緣臣中路有病只

拜父墓不得抵祖墓委　聖旨而屏營捨私情而怵
惕者居然歲又換矣臣病今若可强則當控前所蒙
被者請祭祖墓而至於父墓請暇係是國典所在不
宜有越第臣以孤露之踪當劬勞之年攀栢之慟倍
切恒日此若以三年一掃之規爲拘自阻於仁天之
下則實非臣情理之所能出也如賜數旬之暇俾得
往回粗伸微誠則竊計日子庶可反面於春幸動駕
之前而又可使　上所已許者不歸虛地故敢此冒
陳惟　聖明裁察焉取進止

辭領議政藥院都提調疏

伏以臣以卑鄙再叨上相位遇則較益隆重寵眷則倍加深厚是豈臣朽敗頹落者所能堪承而特臣所處之地與人有殊既無以遠離輦轂又或有時奉燕薎則在臣義分只有臣身之不敢自有而已餘外傍人之嗤點自已之昌披都不欲關此念頭遂敢冒昧承膺耳若以臣謂之以貪戀則臣當自服若以臣謂之以喪廉耻則臣當自服若以臣謂之以膺大任享厚祿而績庸無成則臣雖萬死無以逃矣然而臣之尚今蹲仍豈有他哉斷斷一念惟在於涓埃塵剎而事與計謬非力可致者卽惟曰病也臣之言病非止

一再臣之爲說自覺支蔓況敢數數於　君父而疾
痛之呼父母常情也臣又安得不披瀝衷懇丐籲於
我　殿下聽卑之前哉臣病本在癖積只妨飲啄苟
加節愼亦可支持而無奈乎蒲質先衰榆景已迫百
病千祟迭現疊出外則偏枯內則下脫臂掉脚澀各
在一邊俱係危惡更僕難數大抵是月異而歲不同
矣雖然此猶以形骸氣血上言也假使對投不失其
宜將攝常得其適則安知不更延幾何而最是心短
神縮漸至昏錯意非不存而忽已忘事所當做而漫
不記民國訏謨十漏七八昨所酬接今若隔塵雖强

自責勉無如何矣實情如是而尙欲據百僚之首贊
萬幾之繁其勢誠有行不得者臣雖無狀豈忍以占
便之計自取欺天之罪乎伏惟　聖明於臣積憊之
態甚衰之狀固已洞燭之無餘則恐不待臣言之畢
有所體諒而況藥院之任異於他司汗漫臣旣忝冒
屢朔日次侯班每多懸病此尤臣惶懍自訟者也並
與相職亟許卸免以幸國事以安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重卜纔爲半年又此引病
誠非始慮攸及卿試思之今日國勢民事豈卿言病
之時乎卿之多病寻所洞悉善加調護亦何妨於臥

閤而至於請急乎甚非寻小子倚重委畀之本意卿
其諒之卿其諒之至於藥院之任例多均勞今姑許
副

再疏

伏以臣於月前猥以瘡痼之狀仰冀生成之澤而及
蒙隆批反紆殊眷臣固誠不足以孚格崇聽辭不足
以導達微悃慙惶悶菀靡所自措然而敦飭之意迥
出尋常有若名臣碩輔之去留關國家大計者臣是
何人敢當此恩臣於是非不欲强策於趍走之列勉
力於機務之間以奉德音之萬一而其於賤疾之有

加無減何哉今距臣前疏仰徹時不過一朔耳諸證則愈出愈奇眞元則較益耗落平居神識如墜煙霧故其間　社戒之請急也　廟謁之闕班也試點之言送也罔非臣悚懍俟勘處而雖以目下愆滯者言之秋曹審理之收議各道繡單之回啓俱係緊急而漫不能裁斷餘外百度可推而知是皆心力短小開發不得也中書重任豈容臣羸綴衰謝者作爲養痾之所乎臣本卑鄙無足爲具臣之末而猥荷　兩先王特達之知我　太母簡拔之私而仍於我　殿下親摠之後再畀元輔位遇益盛恩至渥也德至厚也

欲報之願豈憚肝腦塗而病至於此亦云命也苟非然者臣亦粗具彝性豈忍以身家之顧戀便宜之規占甘自歸於隆天厚地之孤負也哉茲又畢暴情實仰瀆崇嚴伏惟　聖明曲賜照察特解相職以便公私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批已爲洞諭又此陳懇何也卿之善病固所諒悉卿即舊證也非別祟也藥餌調護自當差復況卿精力亦可勉強獨不念國事民勢之莊無涯畔而猶爲辭免之言乎卿試思予倚毗之眷卿擔荷之誠則公私之分有不待兩言而卿之起居

任便又不以居位去位有間則予不多誥卿勿更煩

三疏

伏以祇謁　仙寢　聖慕克伸日候清朗　鑾蹕穩旋臣民慶祝曷有其已仍伏念臣抱難醫之苦負虛縻之悚疏籲筵控已閱三朔病中添病罪上添罪徊徨踧踖誠不知何以爲計而特以　陵享居近陪獻誠切力疾參班他未暇恤在今臣情亦可以言私矣臣若可强而謂不可强是欺君也以去沽名坐干恩寵是要君也臣雖甚無狀豈敢懷邪飾僞甘自犯於欺君要君之科哉臣之積痼之祟今姑勿論只以目

下見證言之晨必作泄胃家之下墜也夜輒失睡心
臟之內耗也由是而骨露皺革如薄紙之貼枯木癖
亘枵腹若空帑之包頑石似此著現人皆見之臣雖
欲自掩其疾以爲殷礩之地不可能也臣竊念官職
去就之際設有可引之義必辭之情猶可以參量公
私或自勉强而惟疾病之來莫容人力則今臣所陳
實非托辭以我　殿下聖明庶或曲恕而深矜之矣
臣又思之臣之委畀有不專乎擔着有不重乎恩顧
有不厚乎言有不用乎事有不與乎以若位遇何必
力丐體諒俯取占便之譏仰冒辜恩之誅而病至於

此此固命也茲敢悉暴至悃更伸前懇伏願　殿下
回日月照察之光垂天地生成之澤特解臣元輔之
任以重國事以安賤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必不可舍予猶予之必不
可舍卿正宜上下協心以幸國事而卿之言病至再
至三懇懇如此此非但予所洞悉卿亦必不以必不
可去請去則許久相持亦非優禮元老之道所請特
爲勉副俾便卿心卿其諒之雖然予於前批以居位
去位爲言者特由調病之無間於彼此也然則卿雖
辭免其爲居位去位之無間彼此一也予既體卿苦

心卿須體予至意

辭復拜領議政疏 甲辰

伏以臣竊嘗聞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訓矣又嘗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戒矣是兩說各有義諦固不宜偏執一端而如臣者受特知於 先王御極之日荷殊眷於 太母聽政之時逮我 聖上親揔萬幾深恩盛渥委寄益隆四載之間三登元宰歷數近古輔弼之臣未有若臣之專且重者也臣由是之故報答先於辭遜廉防輕於義分不敢以陳就不能之恒例負鞠瘁後已之夙願以至于月前復叨顚倒承命

矣臣本德薄才疎百無一能不過近戚之最僥倖者
也何足與論於士大夫進退而顧其職乃百揆之首
也拚棄如此冒昧如此每一循省寧不慚汗特懲討
方急不遑他顧而雖於鋤治究竟之後又值大禮當
前慶忭罕切擬欲以區區微忱粗效於奉箋祝嵩之
班綴間强策筋骸之衰落甘犯祿位之係戀舉世嗤
點臣所不辭第臣閱月奔走積勞添病一投床茲化
出百祟皆危證也試言其畧則外縮內眩氣不升降
戊土旣虧而痰涎盛尾閭莫遏而溏泄頻食不些進
眠不乍着亦已六七日矣人有恒言必曰眠食眠食

並廢理必不久凡此形證非一朝一夕之故即臣素抱癖積之所由來而如火暗爍如水漸漬遂至於收拾不得之境殆命也始在强壯克伐消導暫獲一時之安而及其眞元敗醫技窮不容不以薑桂燥熱之劑爲之幸望今也並與其幸望者而不可望矣似此實狀通朝所知臣焉敢一毫假飾自速欺罔之罪哉臣於向日筵退之際忽爾顛蹶觀瞻俱駭其爲闕肅恭之儀墮謹嚴之禮果何如也若是者亦我　殿下所親鑑也雖其脚軟而不自任神瞀而不自主以致昌披放倒之地而尙可以老朽常態仰恃曲恕若復

以今較昨實不知落下幾層雖欲入閤而趍登殿而跪誠末由也然則臣所忝叨之中書重任豈可緣臣瘝廢因使之癏厥職哉賓對屢退無望進身稟覆積滯莫由從心而諸道分等之啓又在次第則其將擔閣笆籬虛度時月置國計民務於一邊乎以公則事不獲已以私則勢無奈何臣所謂鞠瘁陳就之論便屬閒商量矣茲敢力收散亂之精悉陳懇迫之狀伏願天地父母念帷盖之洪私垂聲帶之厚諒俾臣得以稍定苦衷少全微分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是何言也卿之重卜纔過一月

元輔去就何等關係而若是之輕遽乎卿之邇來衰病非不諒之憂之而臥閣論道有非筋力之事則卿其善加調護亟斷來章

再疏

伏以臣猥控懇迫之私恭俟覆育之恩及奉批旨不惟不賜矜諒乃反紆之以隆摯之諭示之以憫恤之意而仍以臥閣論道敦勉備至臣雙手擎讀駭汗浹背不知所以自措也噫臥閣非臣所敢也論道非臣所能也而卒然加之於臣曾所不料昔宋文彦博以三朝元老年九十矣侍立終日命少休頓首謝立不

去司馬光以天下重望作相而有疾許免朝覲則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夫以兩賢之元臣宿德尚如是敬恭以臣爲下敢當此非常之命哉假使　君德聖學皆已修明世道人心皆已底定國計民產皆已充足其在具瞻之地不宜暇豫以致叢脞之患況今乎若曰重卜非久遽許改免有銷刻之嫌而非大官去就之節則是又有不然者凡官職進退惟義之當不在於遲速可遲則雖十年不爲遲也可速則雖一日不爲速也況病乎臣於前疏未能詳細言病只舉大畧者誠以僭越爲懼也　殿下或以臣狗馬之齒不

至耄耋蓼桂之劑庶有蘇甦疑之歟臣請以臣病源委告之臣早嬰奇疾其名爲積自中脘至于下腹根盤節錯其堅如石針炳熨摩無所不試而證形既成百方罔效及中歲以後元氣弱而病氣勝食路減而藥路窮一年不如一年馴至于此而重之屢經劇務積勞成瘁如上則眼瞀下則肛脫發於四肢臂掉而足廢此皆外景之病不獨前陳之眠食并廢而已特眠食最切於生死關也今臣所丐免者非曰一解相職便可涊然霍然或於身心上係累重寄而不自安者覬有所開豁耳倘或緣此而稍進眠食以延危喘

從今至死之年皆　殿下賜也臣旣抱此迫切不仰望於我　殿下愛欲生之　聖慈則是自棄也臣亦知三日之內有此再瀆當伏唐突之誅而疾痛之極言不知裁伏願　聖明俯加曲念亟遞臣元輔之任俾臣得以安意調治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自卿出膺予若有恃卿之愼節若此至於再疏證形之較前有加可以推知然則一向敦迫有違敬禮之道元輔之任特爲許副以便卿心卿其益加調理俟間簉朝

乞休致疏　乙巳

伏以臣今年爲六十四矣顧臣脆姿貞疾實非始望攸期若以致仕之禮準之尙有五六年相隔者臣安敢越禮而引年也況臣魯下百無一能偏蒙我　三聖人幷幪覆育之澤拔之衆人之中置之三事之首德莫厚焉恩莫大焉今以宦成名立防滿知足之尋常語等以爲例慮其家不慮其國愛其身不愛其君外托恬退之名內售便宜之計則是眞狗彘之不食其餘者也臣雖萬萬無狀所自誓者摩放也所自願者鞠瘁也天地鬼神質之在上又安忍出此語哉臣本抱病其名曰癖此固針灸滌湔之所難治而其少

也猶可以筋力而强之其壯也猶可以藥餌而扶之及其年益衰氣益憊而病益肆也脾不能化胃不能納脘膈之間有升無降上而喘急中而膨亘下而溏泄皆癖之爲也其見於肌革之表者脅賸拘攣癱木訥澀無時不劇無證不危眩轉如風中之絮枯澀如霜後之葉雖欲借力於陳腐責效於呴噓以回已頹之性命不可能也臣於前日尚有所自勉者神識不至於顛錯步履不至於蹣跚耳今也并與神識步履而失其故趣漸綴之狀難以縷陳此舉世之所共見同朝之所共諒而抑亦平素淵鑑洞燭無餘者則臣

非爲一毫浮辭且臣昨秋筵退之失儀今春朝參之
闕班俱係力不從心之一端而從此陳就尤無其望
殆天所廢非人力所及也夫朽落如是癃痼如是而
使之强策瘦骸奔走於鐘漏則我　殿下亦安用此
貪冒係戀者哉古禮所云七十致仕謂其大畧也年
雖未及病不可强則未必以年未及爲拘故前代及
我朝以來或年五十六十以病退者皆可數也臣
今病在膏肓朝不謀夕不以此時畢陳情懇乃欲撑
拄捱過以俟引年之年而不幸一朝溘然有願莫遂
則臣雖悔恨無及矣　殿下雖爲之矜憐無奈何矣

臣近戚也非如疎逖之臣一或休退角巾出都自屏於山澤田畝之間也輦轂之下永依日月時奉起居之列或承清讌之間則臣之區區忱誠亦可少展而退與不退無甚異同故向因登筵冒控至悃雖伏承屢屢責諭而不知止者其情亦可哀也伏惟　聖明在上物無遺照倘推憫恤之恩俾蒙成就之化則臣之緣此而粗便身心或延殘喘未能知也惟　殿下察焉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向於筵中悉諭予意卿何不諒而又爲此千萬不當之陳懇乎卿試思之卿元老也

先王之所遺於予小子也卿豈可捨予而請休予豈可捨卿而許退乎卿之衰病卽予爲國事常所爲憂者非卿所自憂也卿若念及於此必當有公私輕重之別予何多誥卿勿更煩

乞休致再疏

伏以臣於春間敢將癃痼之實狀猥陳休致之至懇及蒙　聖批反媒隆眷且惶且悚大失所圖苟使臣辭不短澀誠不淺薄仰孚上載俯達下衷則以　殿下日月之明豈有照燭未及者乎此臣所撫躬自慚也竊又伏念微末進退有甚關係而恩旨開諭若是

溫諄豚魚可格木石猶感臣是何人復事瀆屑臣於是卽回癡想遂罷妄計而間或勉造於班綴冒登於筵席自試其病已屢朔矣人必曰彼夫也初未嘗病而說病者詐也本不欲退而言退者僞也如非然者又何一疏卽止至今寥寥也臣實無辭自明而乃臣之意姑觀病勢如何有毫分可强不欲以一退字硬定故也然而下山之勢無以挽住如水之漬無以救得以今形證較諸前所請急之時不啻落下幾層臣聞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又聞老者非肉不飽臣本少食雖不以飢飽爲計若將半盂之炊一臠之燔爲

朝夕自供養則尙可支延歲月而臣非學仙也對案
殆同辟穀非學佛也舉箸無異長齋粥糜度日亦難
消受所納若此所發可推臥則漸綴如垂絕之縷坐
則暈眩如着迷之烟言語斷續而步履傾歪更欲自
力不能得也是非但臣家內人常爲臣憂親戚知舊
莫不危之非必醫者而後始知也臣固知臣病根深
蒂固理無久全縱使微願得遂未必有賴於軀命而
要之爲此心粗安也夫心安則神定神定則氣和自
有不期然而然病之少減食之少加亦不無萬一之
望顧其情良可哀也且臣門戶之盈滿爵位之隆亢

年紀之頹落無一非可退之義諦而猶不敢以此爲
說由臣蒙被與衆人不同其所盟心誓口質諸天地
者惟抵死奉上之一條路而病已至此云亦何哉臣
既抱此區區只以前日之未荷恩諒嚴畏趑趄莫之
更籲則是臣自阻於仁天而孤負我 殿下愛之欲
生之至意也茲又不避瀆越黍捶衷悃伏願 聖明
曲賜矜憫特許臣三字之銜俾臣得以任便調病則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多病知之熟矣卿之至懇
諒之久矣但以今則千萬不可予豈無許施之日卿

豈無成就之時乎卿其安心調理益務醫藥以副予
眷眷之意

乞解摠護使劄 丙午

伏以 宸孝格天 陵遷獲地舊兆新卜舉皆躬審
寔出於靡不用極之誠而臣民顒仰莫不攢頌況如
臣者猥當敦匠之任卽終事也往役也豈敢以衰朽
癃病爲辭哉只當拚死自力而已乃於日前叉蒙誌
文製述之特敎臣於此衷情抑塞感淚遑下罔知所
以自措此是千載垂後之大文字也以臣蒙蔀何敢
與議於斯而 聖念旣以屬臣 聖敎旣以託臣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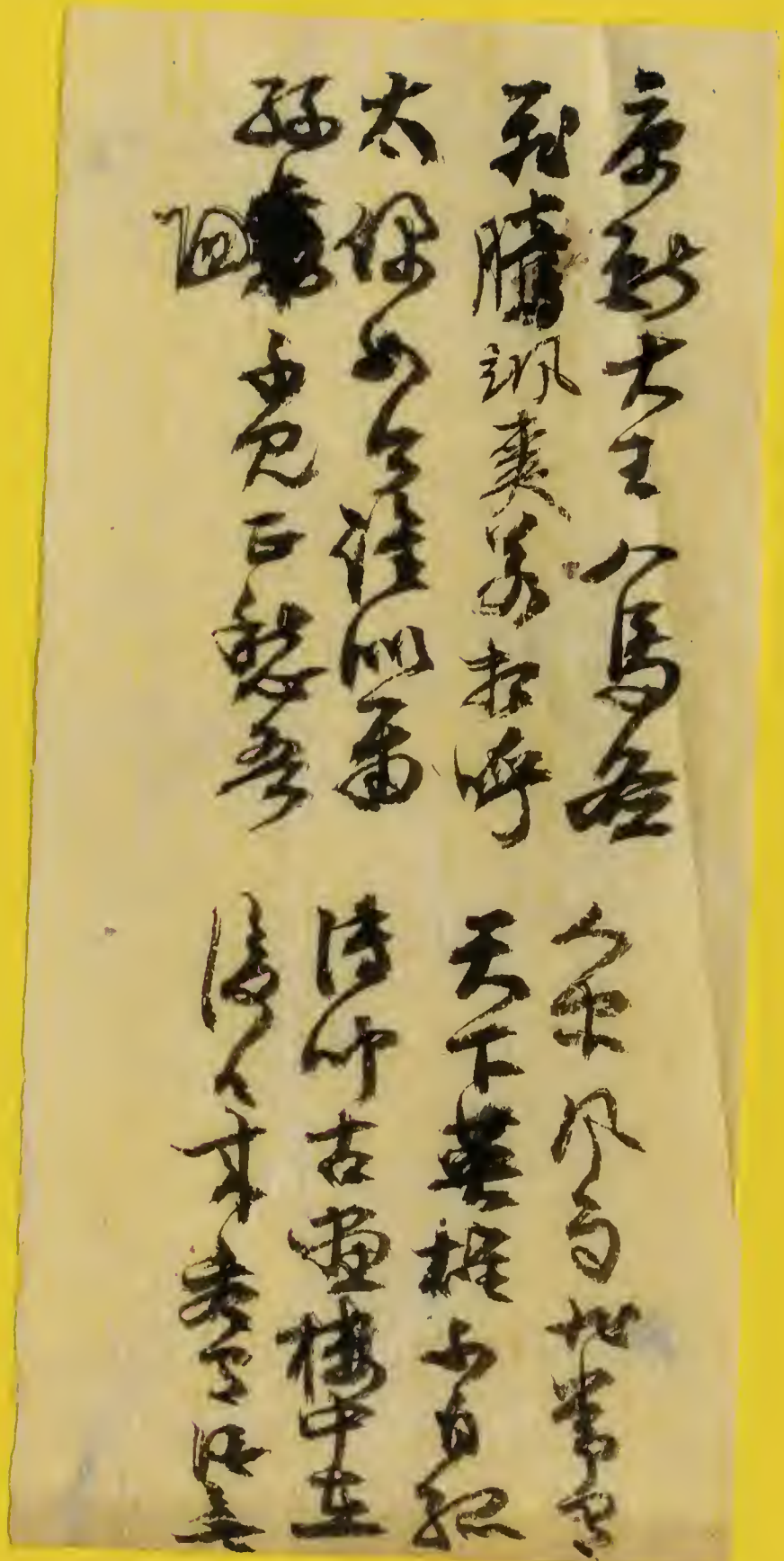
雖萬萬不似安敢辭也第此文字至爲難愼非一日
一朝可以辦得者故在昔先正臣宋時烈撰進　寧
考誌文時爲其收召精力出就山寺閱歷多日始成
完篇矣況如臣者雖專心致誠猶慮有不暇及而既
綰摠護之任則簿牒照管工募敦飭端緒浩穰俱爲
莫重設有諸堂之殫竭其實皆臣職也又何以分力
於撰述工課乎且念遷奉諸節凡係大役皆有時原
任大臣並進之例則不必以摠護之名爲輕重也而
在臣事勢實無以兼行而並擧玆將賤悃仰冀　聖
聽伏願將臣摠護之任特賜遞免以便公私千萬幸

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摠護之任所辭如是懇摯今姑勉副卿於都監之事豈以摠護之遞不遞有間乎共濟大事是予之望卿其諒之

辭錫馬之典仍乞休致三疏

伏以日吉辰良百神效靈遷奉之大禮既成慟慕之聖孝克伸上以慰　兩慈殿靡極之思下以答一國臣民僉同之願一愴一幸曷有其已際伏見別單下者乃以賤名忝在摠護製述之列屢蒙文駟之典雖不疊受便是荐授臣於往役爲日甚淺不足以勞勩



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摠護之任所辭如是懇摯今姑勉副卿於都監之事豈以摠護之遞不遞有間乎共濟大事是予之望卿其諒之

辭錫馬之典仍乞休致三疏

伏以日吉辰良百神效靈遷奉之大禮既成慟慕之聖孝克伸上以慰　兩慈殿靡極之思下以答一國臣民僉同之願一愴一幸曷有其已際伏見別單下者乃以賤名忝在摠護製述之列屢蒙文駟之典雖不疊受便是荐授臣於往役爲日甚淺不足以勞勩

言而文字供奉卽所以自效於終事則榮固有之賞於何哉竊謂　聖朝嘽笑之政不宜踰濫至此也伏願亟賜還收俾安私分焉仍伏念臣於去年春夏之間再上疏本冒乞殘骸雖未能卽蒙恩諒已於　聖批示以許施成就之旨意臣百囘莊誦一念顒祝奉之若金石信之若四時者居然周歲餘矣臣非不知更積微懇冀荷曲遂而以私則喪威震迫剃葬靡暇憂故纏綿藥療不遑一身進退之事姑以悠泛看也以公則濼議旣定百禮方張而臣始叨敦匠之任旋奉撰誌之命義分所在又不敢言私荏苒之頃日月

如流而臣之齒益衰臣之病益痼臣之情益急失今
不言更無可言之時而其將抱此耿耿生無以舉顏
向人死不能瞑目入地矣雖然此以臣微分上言也
至若前日恩批之鄭重懇惻者卽造化之甄萬物聖
人之陶羣生而臣乃委之草莽不思所以承受則是
自暴也自棄也其愚昧之甚曾不若禽獸草木無知
之類猶能涵泳於雨露也寧不悼哉臣之朽落羸敗
奄奄垂盡之狀非但前後辭懇罄悉無餘卽亦我
殿下所洞燭者夫何待更煩覼縷重犯瀆撓之誅而
臣今長委床茲朝暮視蔭則假使臣卽日蒙恩得借

三字之銜不足爲保晚節而退急流者比也明矣特以積年之至願在此同朝之成言在此我　聖上前後憫恤之教亦在於此此而不能仰格　宸衷則是真要君之鄙夫欺世之小人耳臣雖萬萬無狀若其本末長短恐難逃於日月之下今於白首臨死之年豈忍出此計乎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利爲寵察其情而體之老病之臣不以筋力爲禮審其義而行之是以上有所施下有所達進退之節著廉讓之風與臣主俱榮國家賴之若此者實於　聖朝風厲之化關係不細非止臣一人計也茲敢瀝盡肝血不避猥

越齋沐而陳之伏願天地父母哀之憐之特準休退
之請俾卒生成之澤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自年前已知卿之苦心如此
而卿必亦悉予之至意也顧今國事多艱予所倚毗
眷篤此豈卿告退之時乎萬萬不當萬萬不當望卿
克殫盡瘁之義無復以此煩請錫馬常典也卿其安
心領受

乞休致四疏

伏以臣於乞骸之請以歲則再易燧矣以疏則三叩
閽矣崇聽愈邈微懇轉急敢又冒死陳之惟　聖明

試垂察焉臣謹奉前後批旨有曰多病也又曰苦心也夫病至於多則其不可治可知也心至於苦則其不容已可知也以若不可治之病不容已之心皆爲天鑒所燭無待乎臣言之更事煩絮而尚未蒙特賜準許則是臣恍誠之不足孚格辭語之不足導達故也每一循省慚汗交至若國事多艱倘毗采篤豈卿告退之時之教臣於惶實感戴之外亦有所抑鬱未暴者臣本庸碌一下流耳材猷學術無所底蘊方其年紀强壯精力豐裕之時未或以襪線之補鉛刀之割有所自效於塵剎則況今榆景已遒蒲質先衰

床茲淹延惟俟符到而其可曰一分可助於君民之
事國家之安危乎臣以菲鄙歷事我　三聖人曁我
太母殿下委遇之隆位冠百僚恩山德海與天靡極
苟於一縷未盡之餘或有裨補於絲毫則臣亦顧圓
趾方粗具彝性寧忍爲告退言哉臣之病狀前所罄
悉而姑以證形之層疊者言之目力全昏莫辨尋丈
之人物神識俱昏都忘俄頃之事爲至於手足亦皆
麻痺硬急自腕腿以下類非自已物事加之恒注之
泄常滯之痞千祟百悋迭相侵伐特一床簀未冷之
屍而其無以轉危於將顓望倖於已痼有不待醫者

而決矣臣之情實有如此　上之照諒又如彼而日月荏苒至願莫遂臣竊伏念我　殿下特達之知豈謂臣衰頹朽落之狀足可陳力而從政也哉特不過悶其老而惜其去念其舊而靳其退耳臣中夜思惟自不覺感淚被面而臣之事　殿下亦多年矣願雖切於告老誠豈忍於訣明而疾病之來非力所及天之所廢夫何更言古之言休退者多矣禮經引年固勿論已或有言議不合情志未孚而去者或有素性恬淡不樂榮利而去者或有宦成名立知止知足而去者臣則皆無是也蔽一言曰病也是豈臣所樂爲

也茲敢悉暴肝肺重瀆崇嚴伏願　聖明俯賜鑑察
特推河海涵濡之澤俾蒙天地生成之化則臣當以
不報爲報頌恩造於餘生期隕結於來世臣情到此
云亦慊矣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乞骸之章又何爲而至也卿國
之元老也國事叢脞民憂溢目卿不宜退也處地則
肺腑之託重德業則朝野之想望卿不宜退也況我
先王簡拔卿以遺小子任之以輔導之責寡昧之幸
免大過得有今日云誰之力此尤卿之不宜退也卿
之請休不過曰病患二字而卿之年來衰邁未嘗不

由於盡瘁之故此小子常所憂悶也善加調攝自當
遄復寻於卿曾以成就有時質言久矣寻當有踐言
之日卿亦可遂初之志卿豈不以小子之望於卿者
答寻之至意乎望卿亟斷來章毋孤倚毗之誠

請寢臨吊之命劄

伏以臣私門不幸奄哭兄將無以仰瞢 慈殿罔
涯之慟 聖上靡逮之思此皆臣誠孝不足之致尚
何言哉第以恩教隱卒之典言之誠千古人臣所未
得者臣方一涕一頌罔知攸措而亾兄若有所知豈
與臣情事有所異也至於成服日臨吊之下教臣不

勝萬萬驚悚朝服拖紳已矣無論桃菊先施實切惶
懍以臣區區下情惟願亟收成命俾逝者得安私分
千萬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今見劄辭悲慟倍切小子情理
卿豈不知而卿之力挽至此且　慈教屢屢此時恐
添貽憂將欲勉承卿其諒之
乞休致五疏丁未
伏以臣抱至切之願冒屢瀆之嫌者居然三載于茲
矣　聖眷愈隆　聖批愈摯而臣情之急未能自遏
臣固萬萬無狀亦我　殿下化育物也有懷莫達是

爲自棄敢又昧死陳之惟　聖明察焉臣本一老措
大耳無才無德百無可取而偏荷　三聖人暨我
太母殿下庇覆簡拔之恩天高地厚曠絕今古八載
禁中徒仰緝熙之工三登元輔蔑效涓埃之報而臣
且老白首矣蒲柳已謝桑榆在即此所以乞骸之懇
不能待禮經致仕之年也伏惟我　聖上明并日月
無物不照恐不待臣言之畢而燭臣之心肺也臣於
臣家兄弟叔姪盈盛之時已爲此請況今門運摧落
喪威荐酷隻身單影孑孑無依雖欲勉强爲陽界上
作爲其如力不從心心不從事何哉臣之病狀有不

必更煩覼縷而雖以符到卽行無一經營之情與理倘蒙準許於此庶可爲生則藉手死則瞑目安得不齋沐致誠復申前說乎假使臣得萬一之幸奉有恩諒在賤臣非勇退人也無告喜地也朝暮拭巾何足較計而特以臣成言於　君前旣多年所今何忍改前見負初心以取欺罔虛僞之科乎秖望我　殿下哀之憫之矜之憐之而已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予知卿之積年苦心在此而立言旣久則豈無奉以成就之念而以卿處地體予倚毗以公以私卿不可必退矣予不可遽許矣在前而

尙猶如此況於今日乎卿家之連年喪禍荐酷仰貽
慈聖無窮之哀疚且予小子之情理傷痛無以裁遣
卿於此際何忍復申前說必欲奉身乃已乎萬萬非
平日之所恃賴而仰望者也知予愛予莫有如卿予
雖不多誥卿必諒之踐言自當有時亟斷此懇以副
予意

乞解　國朝寶鑑摠裁官劄

伏以　閎享展慕　鑾蹕穩旋臣民慶祝曷有其已
仍伏念臣於齋殿賜對之際伏奉下詢及於　三廟
寶鑑之遵舊例纂續編者臣於是有以仰　殿下奉

先思孝勿替引之之至誠也昭布則　前王之不忘
也義起則聖人之可質也猗歟盛矣攢頌而已及其
撰文諸臣之差下也如臣賤名猥玷摠裁臣於白首
垂死之年尚能厠名於　三聖人謨訓之刊成則榮
莫至焉願莫切焉第念臣學術空疎見識淺短實實
有不敢自擬於莫重莫嚴之著述者則設令臣不自
揆忖妄作已任其於國體何哉賤分何哉且臣之乞
骸之章無幾日矣　聖批雖極感祝私悃轉益悶鬱
今若因緣事會復爲媒進之階梯則此誠以去要君
之一鄙夫耳臣雖無似汗不至此又設令纂輯有諸

堂校正有別定臣既叨是任則合有存刪之與議者而臣方伏枕俟符淹延時月即我　聖上之所俯燭也日者數次公役拚死自力只出於盡微分也今若以考校勾乙綜細之目力責之則是誠行不得也說不去也左右裁量萬無可堪之望茲陳情悃仰瀆崇嚴伏願　殿下俯賜鑑照亟遞臣摠裁之銜以重盛典以便賤諒千萬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寶鑑摠裁事體重大卿於此任何可辭免乎卿其安心竣事

乞解兼管諸任劄

伏以臣乞骸之懇已三年于茲矣　聖眷愈隆微忱
愈切而及奉春初批旨至及臣家喪威之荐酷臣奉
讀未半聲淚俱發臣雖頑如木石顧何敢遽爲更籲
計哉然而臣之病已極矣臣之力已竭矣臣之志已
耗矣拭巾視蔭只俟符到其不能復有藉手爲公家
事者甚明非但臣自諒然也抑亦　聖明之所畢燭
而臣所兼管諸任不爲不多如　閟宮之莫嚴太常
之莫重厨院之莫謹譯館之莫氄俱非如臣耄昏所
能勾當又如軍監扈廳雖曰閒務亦自有多少酬副
況又寶鑑摠裁之任借無目下考校之役究竟看詳

有不容辭臣以甚神精能自堪於尋數編摩密細之事功乎似此必辭乃已卽由在公爲苟冒在私爲難任故耳倘能脫卸無所繫絆縱未能卽蒙休退亦可以優閒自在玆敢畢控素衷仰瀆崇嚴伏願　殿下並賜遞免俾安賤分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　閟宮太常都提擧今姑許副餘他諸任閒務也卿其安心勿辭

因前銜李承憲疏自引疏

伏以臣爲至切之緬揆格外之懇恩暇恩侑感結幽明如臣未死殘生只有涕淚而已仍伏念臣於楸鄉

滯留之際得見前衙李承憲之疏矣其言皆眞切正當其事皆的確鄭重此皆舉國之所顒望臣民之所企祝也夫孰有異議於其間哉第其遣辭旣多悖妄指意又極陰險而已爲　天鑑之所燭　聖教一下物無遁情朝廷之聲討靡有餘蘊則臣是自外追入之蹤無由更措一辭然而臣竊觀其疏自朝臣以下語脉推之臣固愚昧莫曉其所以也夫伊日請對臣實爲首今日朝臣臣實爲首臣亦粗具彝性畧知君臣父子之義則其何敢以前席一奏自諉以盡分不思所以自引乎莫嚴者國綱也莫重者民倫也玆敢

悉暴情實仰請崇嚴伏願　聖明亟勘臣以當勘之律以光萬世之史冊垂鑑萬萬過當矣況卿之前席懇陳答曰省疏具悉卿懇還第經日尙未相面只切悵然向來悖疏之攙論朝臣卽假托而包藏之計意有所在卿之如是爲引誠莫卽惟曰醫藥則言者之言可知其意不在醫藥而莫掩其詆誣網打之無所不至卿勿復提是予之望矣卿其安心

乞解上號都監都提調劄戊申

伏以冊寶涓吉居然在邇　聖孝彌光輿情益頌慶

視之至屈指計日以瞻盛儀奔走竭蹶以效微誠卽
職分也願欲也而　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者爲古
禮也第臣自四五日來舊疾復發夜不能交一睫晝
不能進一匙而滯泄迭攻眩掉並作較之前證其苦
倍之雖然亦可以自力於班綴而最是真元大脫脚
力全弱坐不自起立不自站跬步之內東傾西圮至
於階級升降萬無强勉之道矣當日舉行專在都相
則顚踣失儀頹仆駭瞻固其勢也其於大禮莫重之
節豈不萬萬悚然乎且若吉期稍遠則或可望將息
調補僥倖進參而今不過數日間耳左右思量不容

不冒入文字仰陳實狀臣非不知惶懍悵觖靡所止
居有臣如此生不如死昔漢司馬談以病滯周南未
得列於封禪從古爲至恨況臣乎況曠世之合四慶
乎實出於不得已無奈何矣伏願　聖明曲賜照察
亟解臣兩都監都提調之任以竣大事仍治臣此時
瀆撓之罪千萬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愼節奉慮以卿處地始終敦匠
之餘臨期未參甚爲悵觖然數日之內有難强作都
相之任不得已而勉副卿其安心調理

辭錫馬之典劄

伏以追上加上之顯號同舉進賀進饌之縟禮並行
揚　先烈於百世闡　慈徽於萬壽　聖孝所推環
域俱聳如臣無似猥忝都相儀節則只遵舊典工役
則專藉諸堂幸而竣事恭俟行禮乃又病發趍走莫
由强勉至請臨時變通未效獻頌之誠悃尙今追惟
慚悚交切罪固有之勞何可紀而日昨以廣慶之意
普加爵賞臣之賤名亦與其間天厩上駟內府文豹
寵賜便蕃反在諸臣之右雖不敢受均爲罔功之賞
則其在　聖朝嘖笑之義微臣辭受之節豈不爲仰
累舉措俯愧廉防也哉玆敢畧具短章仰瀆崇嚴伏

願亟賜收還以重彝典以安賤分千萬幸甚取進止

乞休致六疏

伏以臣乞骸之請綿歷數載而至於昨年春批旨若曰云云臣奉讀未半聲淚俱發有不能自抑者惶隕感激式至于今今則亡兄之三霜已訖迷息之冠裳如舊依然是從宦家耳撫昔日之餘蔭愴流光之易邁未死殘喘當作何懷然臣之積年私懇可以更陳之矣臣之癃痼實狀不待覩縷而庶可畢燭之矣筋骸長委於床茲蹤跡每違於班級拭巾俟符萬念都灰設令臣得此恩造實無以角巾布衣祖道東門歸

與田父野老歌詠　聖澤只是一未冷屍耳雖然臣所以仰請者屢矣　殿下所以許之者亦屢矣失今不言更待何時臣若不言永無可言之日　殿下若不許永無可許之日此臣所以復申前說以冀天地父母生成造化之澤也又設令臣年齡少壯氣力康旺爲國家出力臣雖糜粉豈欲爲此言實實是力不從心非臣所能强也茲具短牘仰瀆崇嚴伏願　聖明俯賜諒察哀憐之矜之憫之特允所請以爲終始生成之澤則臣於他日九泉亦將藉此恩造歸告於先父先兄此豈非感激幽明臣主兩榮也哉

答曰省疏具悉卿有此懇歲幾閱而疏幾到矣期於遂初則卿之志也諭以踐言是予之批也進退全節之美終始禮使之義今予豈不之思也然更有一語爲卿誦之夫人臣處地各自不類有宜於急流勇退者亦有宜於鞠躬盡瘁者顧卿所處宜何居焉況今國事民憂茫無攸濟予所以倚毗朝野所以想望者其誰歟卿於此時寧忍有長往之請乎且使卿休致果能角巾東歸放情邱壑情義所不可事勢亦難必苟若是則卿所有直不過三字銜而已卿有何貞退之義哉卿其優游西樞認作懸車在卿有休

養之方俾寻無悵觖之心斯豈非兩全而俱得者乎
卿須體寻至意是所望也

御名改定後引咎仍乞解摠護使劄 己酉

伏以我 大行大王顧命之月已易矣公除之日又
迫矣仰惟孝思益復摩逮矧惟我 三慈殿罔涯之
慟乎仍伏念向日 御名會議即我 殿下元服後
肇舉之盛典也凡在參聞莫不審愼臣居班右尤宜
敬謹而乃因字音之或近彼諱至有望單之還入改
定苟究其咎臣實當之蓋其手緘封進雖在時任檢
書拈字不拘諸僚故臣果妄有所論而外議未能帖

然遂至更詢之舉　大聖人深思遠慮臣實欽仰讚歎果以及今改定爲十全之道仰奏而其惶懍靡措容有極哉乃於將退之際微發自引之辭則　慈意嚴截先之以開釋繼之以不敢承聞之　聖教臣不覺體粟汗沾不得畢其辭矣然而其所關何如所重何如而其所錯尤何如也司直之論惟當坐俟不敢爲自劾計者特由　慈諭之申複也雖然臣有不得已之私懇致煩深墨之酬應此尤臣死罪也臣本衰朽低羸不堪驅策即通國所知也百證沉痼未暇畢陳而最是脚膝拘攣坐不能自立立不能自坐必藉

他人挾扶然後始能運動似此老醜難堪之狀已莫逃於　嚴廬之下遂簾之內則有不待臣言之畢而固已洞燭之矣第臣於崩剝之初遽承摠護之命臣於此任至于三矣前皆因事未能竣役恒日追惟如負大何到今終事之自效此事而已私竊以爲雖顛仆道路莫保性命蓐蟻之願實所甘心奈其目下病形最妨步履有非峻坂仄徑所能自强而　山陵看審專藉脚力發行之期又此漸近左右思量只有拴實乞解之一條路也此非臣所敢自惜誠以莫重莫嚴之事緣臣如此延拖推遷則臣雖萬殞何以贖其

罪而其於國體何哉玆敢畧具情悃仰冀　睿覽伏
願　殿下仰稟　東朝特遞臣摠護之衔以重復土
大禮千萬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御名改定　慈聖所以慮慮外
之事欲其萬全無慮之意而筵中所教又復丁寧開
釋則於卿何有做錯乎今此爲引誠萬萬過中矣以
卿老成何不諒此且摠護之任是終事之地也在卿
情禮何可辭爲卿其安心勿辭

請　景陵陵號仍用劄

伏以　厥備之期漸迫敦工之事愈急而禮節之間

有不宜以草記稟定者敢用短劄仰塵　睿覽惟
聖明察之謹稽　各陵合封之已例則若　厚獻
英　明四寢　王妃葬禮在先　大王葬禮在後而
陵號皆仍用本陵之號似合援用於今日而惟　宣
祖大王穆陵時合封於　懿仁王后而諡畧　王后
陵註曰初號裕陵裕陵之改爲　穆陵事係久遠難
以考定且合封之陵前後爲十八所而表石則皆以
一坐入設惟　英宗元陵　貞純王后合祔也用新
舊兩表石矣此皆有關於禮文制度不敢自下擅便
故玆庸據實仰聞伏願　殿下仰稟　東朝仍令收

議於時原任大臣及禮堂處以爲敬遵之地千萬幸甚取進止

乞解摠護使劄

伏以日月迅邁襄奉無遠仰惟　聖慕益復如新仍伏念臣於摠護之任實非朽敗癃痼所能堪勝而筵懇疏陳未蒙恩諒　東朝聖教諭之以　先王終事之地卿可不自強而自力乎臣於是不敢以衰病復達至于今勉强策勵拚死往來於　陵所亦屢矣今則可謂眠食全廢奄奄床茲如前强作非所能也苟非然者何敢於五朔奉行之餘乃欲臨時請急以虧

往役之義乎況今脚部全瘓日甚一日雖欲振作而末由也苟使臣自力於　靈轝之陪從方中之菫飭則臣又何敢屢瀆於　嚴廬之下乎茲又不得不更告實狀伏願　殿下仰稟　東朝亟遞臣摠護使之任以竣大事幸甚臣雖以病乞遞而若能少可自強則臣當擔舁前進以及下　玄宮之時亦臣之大願也取進止

乞解兼管諸任劄　庚戌

伏以親享　新陵哀慕克展肇謁　先寢　宸孝罕光臣民攢祝且慟且慶此是我　殿下御極初元之

一大禮節而臣適舊證越添運動不得旣闕班綴之陪參又失路次之迎送此可曰臣理臣道之有一分乎　聖度寬大雖不致罰臣情慚恨歷日未已至於臣私事極涉猥屑而家廟不能拜新父忌不能躬將眞所謂生不如死也仍伏念臣於昨冬敢控兼銜之當辭而辭未條陳未蒙恩諒徒紆寵諭一倍悚慄於焉之頃歲籥倏改春序過半臣始可以更言私矣臣本貞疾纏身不齒恒人所可自效者卽不過步履間趍走而年與時邁以病爲隣舊祟新苦越見疊出只一床茲間未冷屍耳臣不敢以前所歷陳者更事煩

瀆而雖以近狀言之向則若藉挾扶亦可蹙蹙而今
也則未能又有別證之沒奈何者兩臂癱木若非渠
身物事而左邊倍甚自肩以下居常牽引莫之運用
腕掌浮高時時刺痛痛不可忍醫言曰或風或痰或
火熱而未能的執淋洗付貼靡不襍試而于今多日
尙無變動右邊則從以作祟握管把匙徒費病力似
非癉衰後牽臂之恒例臥則左轉右側辛苦萬狀坐
則前倒後顚莫可自主雖欲如向日之扶曳登筵不
可能也且今 先朝之御製將就剞劂 實錄又宜
編摩則在臣追報之義固當殫竭微誠實狀若此無

計自力敢將衷懇冒瀆崇嚴伏願　聖明仰稟　東
朝先就臣所帶摠裁官之任亟賜變通而至於兼任
中扈廳御廳係是兩營也厨院所管又係　御供則
所重自別並賜遞解以安私分千萬幸甚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愼節奉慮　先朝實錄捨卿而
伊誰摠裁別無步履之勞坐而摠裁而已厨院則三
提調分當職事何煩何劇兩營俱以軍務爲言則扈
衛大將之任今姑許副卿其安心將攝

辭錫馬之典劄

伏以　大行大王御製已爲刊付於　列聖御製矣

此我朝莫重之典憲　聖上靡極之孝思也瞻雲漢而莫攀望蒼梧而靡逮凡在參校諸臣孰無於戲之思而如臣者老白首不死忍與斯役抆涕進書拜稽而退此生此世是誠何人迺者　聖旨特頒普加賞賚臣固知我　殿下爲所重也有所援也臣固欽仰萬萬而如臣者名雖班首實乏寸效不過閣中之數次進詣耳有何與諸僚可比之勞而混被殊典天厩上駟被以法鞍光寵之至舉世咸聳臣之感惶庸有極哉雖然臣聞嚬笑君所惜也辭受臣所愼也苟使臣眞有可賞之實則臣當乘謝之不暇何必爲多少

覲縷以犯僞飾之嫌例讓之譏哉伏願　聖明仰稟
東朝亟賜反汗以重公典以安微分千萬幸甚取進
止

乞解　實錄摠裁官劄

伏以流光迅邁　孝定殿練事隔月仰惟　宸慕益
復靡逮仍伏念臣於　實錄摠裁之命白首無死忍
當是役固宜竭誠殫精自效終事而只是天之所廢
莫容人力者病耳臣之癃朽沉痼由來已久而近又
楡景已迫月異而歲不同矣脚痿臂疼舊祟愈劇榮
脫衛竭危證迭現轉側恒淹於床褥運動未由於房

闥少食輒滯有滯輒瀉枯木形骸一縷僅存心短神
瞀昏涔如煙霧中人誠非不足而力莫從之思又未
周而役或瘝焉且以公則　東朝聖誕未能與起居
之班以私則先父私忌未能爲跪拜之事義分都虧
情理全缺雖欲抖擻膏肓盡瘁爲期不可能也然則
臣之所叨果何等莫重莫謹之地而乃以如臣病狀
謂可以管攝裁斷而虛縻不去乎拜命之初病非有
間直以臣分所在嚴畏居先一味泯默遂至今蹲冒
而間已開局亦既多年粗效一日之責分纂之役諸
堂存焉臣始可以言私夫摠裁之任從前未嘗以一

大臣專管首尾誠以史局嚴重事體不得不然各年
往例可按而知也月前丐免辭未達意以致　聖鑑
之或遺茲又畢拴情實冒干崇聽伏願仰稟　慈聖
特解臣摠裁官之任以澹故事千萬幸甚取進止

辭三拜領議政疏

伏以臣年迫七耋身嬰百疾淹延床第符到是俟復
豈有一半分陽界意想哉四肢則癱痺疼痛雖欲運
用於房闥跬步之間不可能也五內則全關穀肉雖
欲咀嚼於七匙溢勺之吞不可能也特不過未殭屍
也藥餌調治如水投石神精收拾如夢不醒者亦既

屢月有餘而非近日屢日間事也沉漬消鑠其所由來者已久而卽乘其年愈衰病愈劇此生到此云亦何也忽於千萬夢想之外伏奉中書復授之命臣始也驚惑神遁魂喪繼焉敦諭之屢下臣於是乎仰揣我　大王大妃暨我　殿下不知臣癃老如此特推記簪之恩復置調鼎之任委畀之隆迥絕千古顧臣已朽已殘百無可使之材何以得此於　聖明也德同天地澤大河海苟使臣可以返桑榆已頹之景贊笙鏞維新之治則以臣厚沐恩波同休共戚之畢生至願何憚而不爲乎但年也者已去而不可迴也病

也者已劇而不可救也雖父之慈君之仁恐不能噓生於枯骨回光於顛荄也臣雖急於丐免安敢爲無稽之言哉昔宋元祐初詔起蜀公范鎭鎭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今臣前日之必辭今日之復叨較其年數畧有差殊而其實則恐不足以遲速論也嗚呼臣以萬萬無似之物歷事我　純宗　翼宗　憲宗致位三事亦嘗委任而言其報效則無絲毫也每中夜慟哭繞壁彷徨而今又値　東朝殿下再垂簾帷暨我　殿下初承曆服則哲之明特簡之眷欲使之仰裨萬幾俯

協百僚此正臣涓埃報答之秋也然而病旣如此非
人所爲殆命也夫殆命也夫臣於　大行朝屢上乞
骸之疏輒蒙勉留之批而盖　聖意以耆舊之告老
爲悵然也臣亦不敢强請而倏忽之頃萬事已矣臣
今懸車之期隔以數月此禮之大防也不宜有所趑
趄而在臣所當之地尤有十倍於此有不敢遽然仰
干而先從急且重者縷縷陳懇不避猥越卽漢班超
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關之謂也其情不亦憾
哉茲控情實不覺支煩伏願　殿下俯賜諒察仰稟
東朝亟遞臣元輔之任以重公器以安私分千萬幸

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惟卿也故有元輔復授之舉惟卿也故有舉國同情之喜卿於王室忠愛之篤勤勞之著寧之所承聆於慈教者屢矣設如卿言必欲以菟蜀公自處蜀公則固已退矣卿何嘗然乎今以有志未就之事爲不可劃易之義者可乎又況今時之不可捨卿萬萬非昔時之比乎朝野之想望斯切秋冬之事務方殷望卿仰體慈念亟回邁邁之思以幸我國事

雲石遺稿卷之七

雲石遺稿卷之八目錄

啓

請　垂簾賓廳啓
勉　聖學啓
請各道道統腏享書院賜侑仍飭才行別薦啓
勉　君德啓
請蔭武參上未經外職人及參下初仕之遭故
人每都目調用定式施行啓
請戰漕船通用啓
請禁旅立馬申飭仍禁乘轎啓

請各司各營有錢穀衙門課歲別儲啓

請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賓廳啓

請清白吏抄錄啓

請故文忠公金壽恒特施不祧之典啓

請故都元帥權慄建祠幸州仍宣恩額啓

因閱武陳勉　聖學啓

請申明四條法禁啓

請寢　綏陵遷奉時隨扈之命啓

勉　聖學啓

請節酇賞啓

奏
附奏十一
議
嘉順宮服制議
章服變通議
保米變通議
卒哭後黑笠當否議
祥祭後布帶變通議
遷　陵時　大王大妃殿進御服色議
內三殿位號加上議

祝式屬稱議
全溪大院君　完陽府大夫人　鈴原府大夫人
祝式議
虞練兩祝書　廟號當否議
擬殺獄復讐議

雲石遺稿卷之八

啓

請　垂簾賓廳啓　甲午

皇穹不吊降割我邦家　大行大王奄棄臣民遽爾
禮陟籲天無階率土含恤尚賴我　儲宮邸下聖質
夙著於岐嶷睿學方懋於將就　宗祧有託　殿宮
有賴第伏念冲齡嗣服萬幾至煩凡係民生休戚軍
國事務非有所閱歷亦無以獨裁此實八域人心波
盪靡定之時也歷數往牒未有如今日國勢之岌嶪
者苟非考之以前代盛典稽之以我家故事亟定裘

冕之儀　簾帷之舉則恐無以慰　祖宗陟降之靈
答兆庶顒望之情況我　貞熹　貞純兩聖母所不
得不勉詳而不容不俯施者以今較昔其安危難易
之間不啻十倍惟我　坤聖殿下三十餘年配乾之
德雖不出於閨闥正家之化固已洽於邦國保佑我
文孫丕應介福則寧不爲之掩抑而式遵之乎苟非
然者臣等不敢以無稽之言仰瀆於崩迫呼擗之中
伏願誕降明諭撰進儀節千萬幸甚

勉　聖學啓　己亥

今日事可謂無弊不有前下　慈諭中八條固爲目

下最急之務至正至當殆無遺蘊臣誠欽仰萬萬而如欲分析而數之尤當指不勝屈譬之於老屋之樑柄皆朽大車之輪輻俱敝一或値風雨漂搖關嶺艱險則實有着手不得之患有識之人常所憂慮者而臣愚淺見獨以爲不然臣聞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本也者何也君心是也始也者何也聖學是也若不以君心聖學爲先徒規規於事爲則雖關石和句昭在於王府禮樂刑政大備於人文究亦無粘倚處此所以有闕雖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者也臣竊覩我　殿下明睿英達姿不世出爲堯爲舜反掌

間事而至於講學則以其明睿也故旨義畧解而不
爲之玩索以其英達也故音讀纔順而不爲之熟習
聖人所溫故而知新者斷不如是是以有將就之名
無緝熙之實也嗚呼惟天惟　祖宗畀付我　殿下
何如惟億兆臣人顒向我　殿下何如惟我　兩慈
聖殿下勸勉我　殿下又何如卽不過　殿下講學
一事講學而後可以明善明善而後可以正心孟子
所云一正君而國定矣者是也昔宋哲宗冲年開講
諸臣拱手默坐當講者立案傍解釋數行而退以爲
主上方幼且當如此叔程子謂之不知本之論蓋以

知思未有所主之時日以格言陳之雖未曉知且當
薰聒盈耳久自安習故也況今寶齡之鼎盛　聖質
之夙詣較彼萬萬則奚但薰聒之安習之而已乎先
正臣李珥之言曰察之不精者由乎不領其要領其
要然後能知其味爲學之際苟能紬繹涵泳如芻參
之悅口則自然有樂此不疲欲罷不能者也今也寒
暑之停輟居多而徒存隻日之規上下之問難絕罕
而未有務時之念一日二日便成例套　殿下遂以
法筵臨講爲應文之具初不致意於領其要而知其
味登筵之臣又以　殿下厭聞敷衍支離之辭草草

數語塞責而止如是而安望其致格之效乎且經經緯史爲學之要也大本達道雖在於經至於治亂興亡是非得失之蹟非史無以監戒日講之外亦以史書課日召對使之討論惇有體用兩備之地則　聖學之進豈有量哉臣之此言誠似陳腐而雖使古先賢碩論今日事勢必不當舍此他及況臣區區所藉手於我　殿下者只有勉　聖學三字乎惟　殿下懋哉懋哉

請各道道統腏享書院賜侑仍飭才行別薦啓

臣於向者斥邪綸音撰進時以明正學爲闢異端之

本者此如中州盛則戎羯不敢侮元氣實則疾疢不
能侵也第念正學之明在於漸摩積累之久非可襲
而取之而至於表章先賢風厲人士之方實爲此時
不可已之先務各道書院中如關西之仁賢海西之
紹賢松京之崧陽畿輔之道峰湖南之竹林嶺南之
玉山陶山湖西之華陽黔潭諸處皆係道統賡享而
我 聖上御極後未遑致意之地也今若有一例侑
典則足可補崇儒之治示尚德之義而臣又有因言
端繼陳者前此經行別薦固已多得其人而山澤林
樊之間或有守善而見漏則恐非野無遺賢之道也

且明春爲式年應薦之時另飭各道益加搜訪就應薦之例寓別薦之意必以篤學力行之士從實入薦而有其人則不必拘於多寡無其人則又不可苟然充數要之務得其人以爲次次試用之道似好故敢此仰達矣

勉　君德啓

臣於向筵以勉　聖學爲格君心之要格君心爲布萬化之本蓋以表端而影直源清而流潔自然之勢耳不如是雖今日祛一積弊明日行一善政終必無覩感孚格之效矣臣雖粗舉大畧未能條列愚忱耿

耿茲又繼陳之其一曰愛親人主之孝與凡人殊非
但問寢視膳冬溫夏凊之常節而已孝經曰愛親者
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
德教加於百姓又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
滿而不溢此成已成物之功徹始徹終之道而聖人
所以立萬世聖孝之大經也可不謹歟其二曰法祖
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詩曰儀刑文王萬邦
作孚古人曰欲法堯舜當法祖宗蓋祖宗所以創業
而垂統者由其積累之久規制之遠非後人私智淺
見可能測度者故其少違祖宗之訓輕改祖宗之法

則未有不顛覆焉此伊尹以昧爽爲勉周公以卑服爲戒者也可不謹歟其三曰敬天自古聖帝明王所以昭事者具載方策而若論其最切最要近而易知者則莫有過於朱子敬齋箴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者也衣冠瞻視言其威儀之著於外也潛心以居言其志意之定於內也此程子所云涵養須用敬孟子所云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者也可不謹歟其四曰恤民大禹謨曰可愛非君可畏非民釋之者曰君至尊也民至卑也可畏者莫如君也而乃曰可畏非民人君誠知民之眞可畏則必思

所以養之安之而不敢虐之苦之旨哉言乎爲人君者必念念而存乎民事事而推諸民使之無祁寒盛暑之咨有鰥寡孤獨之養然後錫極保極歸於人君此我　英宗大王御書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八字以警于有位者也可不謹歟顧今國勢甚於陵夷民生急於倒懸加之以歉荒溢目賑當頭岌業之憂迫在朝夕而臣未有以一籌半策少副委毗之盛意乃爲此迂遠不達時務之言者豈有他哉世所稱時弊不可不釐正之軍政田政羅政以至立紀綱而正風俗抑奢侈而杜僥倖許多名目較此四條卽不過節

目間事也惟　殿下察焉

請蔭武參上未經外職人及參下初仕之遭故
人每都目調用定式施行啓

蔭武前銜之淹滯莫今時若十年未調猶屬例語一
斥不復便作常事此豈非干和之端乎其中最可矜
者曾未經外職在任遭喪之參上與初仕耳此皆無
故而作散合當待闕而調用而尚無定制實爲缺典
自今每都政吏兵曹各以參上一窠初仕一窠作爲
在任遭喪者懸注檢擬之地而如值參上窠窄之時
則雖以元仕出六姑付司果此則定爲舉行事永著

爲式則或可爲銓家疏薾之方故敢此仰達矣

請戰漕船通用啓

沿海宜松處封標禁養原有式例不容違越者卽由海防必資船隻船材必取松田故也挽近此政許久頹弛昔之薾密者在在童濯新造改槩無處斫取兩南諸沿只有數三處可入斧斤而此亦取之無節漸成赭山此曾臣按藩時多所目覩者則言念松政憂虞不少而以是之故各處戰兵等船過限請改之報無以按例許題雖曰事勢所拘掇以戎備亦豈不悶然乎以此事意嚴加申飭松田禁護之節一遵節目

施行預於有松處多取松子別定監色年年播植於
在案無松之地無敢視以文具亦以播植幾何之數
別爲報來事定式施行而戰漕通用之論厥惟久矣
每以水帥持難迄未有定然而鼁船則制度有異兵
船防船則比於漕船尺量甚小難載千包而至於戰
船則體樣不甚相遠足可互用其所各自措備者不
過上裝器械等屬而船必頻頻使用然後不致速朽
之患而各處戰兵船多繫陸地全不鍊習徒存名色
舉無實用今若挨次換用於漕船則庶無此弊而沿
海松政少可支持此係水軍大政姑先收議於原任

大臣及備堂後又爲關問於三南道帥臣處可否間
更爲稟定何如
請禁旅立馬申飭仍禁乘轎啓
向以軍馬申飭事畧發其端矣禮言國君之富數馬
以對蓋以戎備所重專在馬政故也挽近百度皆弛
甚至禁旅納馬之法全不致察或借或貰苟且捱過
一內禁軍則例於納馬之後必過六朔始付額
外而今則此法蕩然口傳翌日并皆出付故舉禁旅
絕無立馬者且所謂步轎者本是閭巷婦女或老病
者代步之物而近來無論貴賤老幼遠近險夷莫不

取便乘此有屋之制去益奇麗丁壯之力盡竭擔荷而外邑則多調奴令不計千里故都下之貢馬各官之刷馬以其無用而漸縮末流之弊不可勝言況原有禁令者乎外間諸議皆以爲此禁不可不申嚴而第使之全廢不用則亦有所窒礙相妨者先自廟堂爛加商確條列其當禁者成節目啓下後頒行禁旅納馬口傳額外之式各別嚴飭以復古規而又或如前隳壞則當該別將隨現重勘之意分付兵曹而臣又有因此事提稟者濟州貢馬常年則其數無多而式年則恰近六百匹矣第軍馬頒給未滿三分之一

臣意則凡賜與雜頒之數一從常年例施行其餘並
分排加給於軍馬則其於戎備所獲甚大故敢此仰
達矣

請各司各營有錢穀衙門課歲別儲啓

有國所重在於積儲故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食以
三十年之通有十年之蓄然後謂之太平此非聚斂
而然也卽不過量入爲出節有餘以備不虞也雖以
我朝言之　祖宗盛際尙矣無論至於近年尙有餘
儲而今則京外封椿並皆蕩然雖有水旱盜賊之費
東西摸擬着手無地言念國計良可哀痛數年歉荒

非不荐酷較之於已甲則大相懸殊而民間市
直之高踊不啻倍蓰是無他國無所蓄民無所恃使
市井刁蹬之輩操其低仰之權也古所謂國無一年
之蓄國非其國者不幸近之以此極至之弊不思所
以及今變通如救焚拯溺則竊恐他日憂虞不止於
此也國制凡錢穀用餘者皆爲別儲號曰封不動而
挽近以來非但無用餘別儲也並與從前封不動者
竭之無餘苟求其源專由於稅入歲縮用度日增故
也流來已久猝難釐正而若於有錢穀衙門省其冗
濫節其出入則亦可以每年若干歸之封椿先從京

各司各營有財賦處參量多寡以米錢木各幾許作
爲歲課號曰別置除非軍國大事無或犯用如有不
得不出納者自該司先報籌司以待稟處後施行事
永爲定式則一年二年之間其所儲蓄似甚零瑣而
果能久久做去以圖遠計則後必有食效之時目下
急務似無先於此者世之議者必曰以今所見入不
當出則奚暇能及於除留云而若使此式一定移易
他不得則餘外浮文濫費自可漸次節畧恐不當以
見在窘跲斷然謂不可行也又必曰假使依式施行
即不過文書上煩弊有何所益於元會計加減而其

弊也將爲欠逋窟云而此亦有不然者惟其用度無限終無蓄儲之期悠悠泛泛坐送歲月故不得不爲此一切之政而至於欠逋一欵惟在反閎之以時典守之以法也曷嘗聞先慮逋欠並與蓄儲而廢之哉伏願先爲下詢於登筵諸堂處之何如

請　大王大妃殿加上尊號賓廳啓　辛丑

臣等際國家罕有之慶稽　祖宗已行之典爰自撤簾命下之初旣已發端於　慈號之加隆矣迺者前席縷縷陳請寔天理人情之所不容已八域含生之所顒祝也泥金檢玉備其禮也摹日繪月稱其文也

慈德因此而益闡　聖孝因此而益光　列朝在天
之靈因此而益有所悅豫焉則臣等之齊聲仰籲是
豈可已而不已者乎惟我　太母殿下德符任姒功
兼勛華履翟褕之位贊龍飛之運坤化溢於宮壺陰
教被於海宇睢葛之頌四十年如一日而保佑我
聖考啓迪我　神孫本支之衍永基千億則此又配
美於思齊生民之盛者也及當甲午崩坼之變國勢
綴旒岌岌有莫可扶持之危而勉　御簾帷翊護
冲孫夙宵憂勤不遑自寧饑饉之惠恤則頻減正賦
服御之儉約則先損上供而蕩邪穢以明人彝討亂

逾以嚴天紀遂克奠邦基於泰山磐石之安拯民生於溝壑殿屎之中首尾七年之間凡維持而翼固依賴而涵育者緊誰賜也宏謨丕績史不勝書欲報之恩際天蟠地今我　聖上誕撫鼎盛之籌親摠萬幾我　太母光撤儀鸞之簾頤養長樂斷自　慈衷渙發　慈教錫景命於方進斂神功而不有此誠從古后妃所未有之盛德大業而　宗祐之幸臣民之福有不可形容者其所以揚徽闡烈報答鴻休之方以我　殿下卓越之孝固當靡不用極而臣等之言斷非無稽之文則　太母殿下亦豈可徒執謙抑俾

彝章墜而縟儀缺也耶臣等嘗聞謙之義矣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已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亨臣等之所以望　太母即惟曰天道下濟地道上行而太母之所以處臣等不以屈躬不以後已則烏在其爲謙亨之義哉且伏念我　太母戊戌躋五之齡已亥望六之籌暨今年母臨四紀之慶會天祿荐至歡祝罙切禮合進號每援舊例而　慈教懇摯終靳允俞臣等竊伏以爲茲猶事屬　慈躬容可以自附將順之義仰體謙抑之衷故雖不得不齎欝而退然而今茲仰請之禮不徒爲鋪張賁飾之具也自有　先

后之故事已成我家之恒典質無疑而俟不惑則又非與事屬　慈躬可以將順者比而論也昔我　純宗之所嘗準請於　貞純大妃者今不能得之於我太母則非所以善繼也我　貞純大妃之所嘗勉循於　純宗者今不以許之於我　殿下則非所以止　慈也惟我　太母殿下倘或念及於此則又豈待臣等之屢懇賓啓請號事體至重不得請則不敢止伏乞積誠仰稟亟舉盛禮庸答舉國胥忭之忱焉

請清白吏抄錄啓

臣聞治國之道莫先於養民養民之政莫先於奬廉

盖以旌別其善俾有慕羡而其效在民國故也我
列朝以來皆有清白吏之選生者進秩死者錄後克
成一王之典憲矣曾於　正廟乙卯有命薦清白吏
之舉而伊時故相臣尹著東追舉故相臣趙顯命所
定故判敦寧鄭亨復故判書尹容故左尹韓德弼故
副提學李秉泰故兵使許晶等五人請錄清白吏案
卽已蒙允而因循未果舉行逮至　先朝乙丑故相
臣韓用龜建白始爲入錄矣似此選錄合有輿論有
不容參以私意則許久難愼遂至曠闕亦缺典也令
應薦諸臣各薦可薦之人更加考核以備添錄實係

勸奬風厲之道故敢取此仰達矣

請故文忠公金壽恒特施不祧之典啓

人臣不祧之禮自有國典雖名賢碩輔之表著一代者至於此事則本不得擬議於格外而近來多有殉節與被禍人之特施者蓋以效忠王室無異於盟府如辛壬被禍之四大臣卽其已例也故相臣文忠公金壽恒之道學勳庸固不待更煩闡揚而若其乙卯之秉執已已之樹立判死生於一身扶綱常於萬世竟罹慘搆遂被酷禍則伊後褒忠尙賢之典非不至矣盡矣惟不祧之命未及有施親盡而遷亦多年所

此誠朝家之未遑士林之齎欝故敢此仰達蘄賜成命焉

請故都元帥權慄建祠幸州仍宣恩額啓

臣向以祠院之新設追配漸無紀極有所仰稟申禁而稽之祀典參以輿論不容無一番提稟者矣我朝專尚文治武力不競故中經南寇北患而其能敵王愾而奏膚功者無幾惟故都元帥臣權慄幸州之捷爲最也恩奬至發於 皇朝功烈昭載於國乘天將之所欽歎也夷酋之所懾伏也然而俎豆芬苾尚無一所虧 聖朝旌功之義違上世禦災之禮誠未遑

之缺典而是年卽 聖祖勘勳之年也是地卽 聖
上臨莅之地也於古事若不偶若於是年是地
特命建祠仍宣恩額以慰故帥臣執干戈冒鋒鏑之
勳勞則恐於鼓聲之思旂常之典有所風厲而營造
之費諒不甚多令三軍門量宜區劃以完工役似好
故敢此仰達矣

因閱武陳勉 聖學啓 壬寅

閱武有國之大政也書曰張皇六師毋壞我高祖寡
命古人云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凡詰戎鍊武之方不
宜斯須放忽而況今日大禮卽我 正廟戊戌以後

六十五年初有之事也瞻聆聳於羽旄管籥精彩動
於壁壘旌旗此誠挽回軍制之頹惰永鞏國勢之增
重者也然治軍有本非犀革之堅刀槍之利坐作進
退馳騁衝擊之謂也卽惟曰惇德崇禮懋政愼刑之
爲其本蓋德禮政刑之不修則民不服民不服則雖
有管樂之節制孫吳之韜畧皆末也況一時觀美之
具乎苟欲使德惇而禮崇政懋而刑愼則非講學無
由也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備然則武備之必先文事
可推而知臣於春初亦嘗以勤學一事有所仰勉而
只緣恢誠淺薄未能有概於　聖心故尙未有恢聽

之效耳臣既遇此盛舉重
殿下懋哉

請申明四條法禁啓

水旱之來實關氣數未可謂盡由人事所召而若其
財成輔相之方又不容不備盡人力夫然後農不愆
期民不乏食卽聖人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也
雖以我朝典例言之其切於農務而昔所痛禁今皆
弛廢者槩爲四條其一曰移秧之禁也水源豐足之
地移插與否自無關於雨暘則未嘗非大減除草之
役至若土品高燥泉脉淺短者則只可乾播水付不

宜一例移秧而乃其惰怠僥倖之徒舉憚鋤耘之力
惟懷霑潤之望四五月之間或值一朔亢旱便成全
坪荒蕪故在前此禁載在令甲而謾不察飭仍作習
俗雖遇饑饉而莫之悔豈不痛哉其二曰私屠之禁
也牛畜之關於農政何如而挽近法禁在在蕩然邑
必有庖塲必有屠坐肆估販之類締結牛賊至於計
束給價以分其利譏捕無以禁偷竊之源孳息無以
當宰殺之數歲耗月損未藉失時甚或一頭百金之
直而會所罕聞先從此禁申嚴之後庶可爲務農勸
耕之要矣其三曰山腰火田之禁也菑燒日入舉皆

童濯關防無林藪之用固已萬萬阻山峽乏材木之用固已萬萬
悶歎而以其赭山之故上而雲氣不興下而泉源不
滋無以蒸成沛澤此實爲惜乾之一端而旱則溪澗
斷絕灌溉失利潦則沙石崩頹塡閼爲害所以法典
之設禁也苟非然者何以棄許多生穀之土不爲斯
民之食乎古人作事舉皆爲經遠之圖而今人則全
事苟簡惟計目前故如此等事一向拋置無復有語
到者恐非制法之本意也其四曰堤內起墾之禁也
築堤所以儲水儲水所以備旱苟使疏濬如法滀洩
以時則堤下疇隴俱成膏沃豈有乾枯失稔之患而

小民無知苟圖咫尺之地今歲冒耕明年侵界以至於堤水盡涸而徒歸一夫之私竟貽千畝之害言念及此寧不寒心今此仰陳四條俱係國典所載非臣臆見而若謂之申明此禁以救目下遑急之狀則譬如臨渴掘井無以濟事苟使州郡長吏的知此禁爲來後備豫之方則行之一歲之效行之二歲必有二歲之效惟在以實心行實事勿以爲一塲閒說話而已以此意措辭關飭於諸道諸都條條禁斷亦以爲守令黜陟之政何如

請寢　綾陵遷奉時隨扈之命啓　丙午

臣等俄伏承庭請批旨以國朝已行之例爲教臣等雖無狀豈不知五百年一有之例亦豈或一毫欺罔哉夫隨舉一事　英宗朝丁丑不過一次行之而事勢與今不同故初不敢援而爲例盖甲辰　懿陵因封時未嘗行之其時爲　仁元聖母力挽而止至於丁丑則事勢與甲辰不同自內無所挽執遂任情行之此非今日可援之例矣　正宗朝丙申　元陵因封時已酉　顯隆園遷封時亦因　慈教　慈宮下教而挽回此宜今日遵行者也夫孝以承順親心爲大儀文間盡禮不過爲疏節故耳臣等俄承批後

方擬再啓冀回天聽之際伏承　大王大妃殿諺教
下者臣等不省無狀玩愒度日之罪固無所逃矣不
避煩瀆玆敢冒萬死相率求對伏望深諒事理亟寢
成命焉情禮雖同事勢有異則經權之道亦不可不
異矣

勉　聖學啓　己酉

勉　聖學三字卽古今筵席之臣第一等義諦也舍
此他求非臣攸聞仰惟　殿下亦當飫聞而熟察之
矣臣未敢知我　殿下以章句註釋讀誦考證爲
聖學乎學也者卽德也德也者卽學也如欲分而二

之非所謂德也學也是以大學若主乎學而其曰明明德爲開卷首章中庸若主乎德而其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則爲全篇體要由是觀之德進則學進學進則德進卽自然之勢也有不宜分而二之臣請　殿下自量其進脩工課或有念及於此否乎念終始典于學武丁所以中興也學有緝熙于光明成王所以繼承也皆德也臣固知此言如陳談陋說不足以啓發　上衷裨益聖工而古之名臣碩輔亦不過執此說以進而已臣豈有別見哉願　殿下懋哉懋哉

請節爵賞啓　庚戌

臣之復玷此席者卽七年間事也臣於萬念都冷之餘有何一分較計講確乎凡國計民憂人心世道之如何臣旣都不聞知雖欲開口說道不可能也實由臣年來積傷於喪威積苦於病祟不能復以生人樣子自處故耳雖然臣聞爵賞者命德也勸功也或酬報舊家之勳勞也一或踰濫有關四維不可以不愼也計今文蔭之在籍者自通政以上大畧爲二百七十人而自堂下三品以下不與焉至於韜鈐之列殆不可僂數於是乎禮讓之風日衰廉耻之俗日降非一朝一夕可以挽回也雖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恐

不若是之甚也伏願　兩聖殿下惕然於此務加裁損以存嚬笑之義焉

奏

附奏己亥

臣於前疏畧陳擇相之不可不愼而如臣不稱之實未能暇及者盖以國事重於私義故耳及承批旨乃以支傾扶顛囘否爲泰之責期待之勉戒之殆若大官敦飭之殊典臣方以誠未見孚言無可採且慙且悚益難自措旋伏奉　聖諭之荐下者開示則極其溫諄督勵則極其嚴正而至於偕來之命卽又賤臣

萬萬蹤濫者也寵眷彌隆而臣分愈缺恩禮彌厚而
國體愈損緣臣濫授朝廷之爵命既輕緣臣虛縻廟
堂之機務又滯尤是臣罪上添罪之端臣苟有一分
堪承之望一分稱塞之道則以臣矢心向前夷險不
憚之願得此際遇得此畀付何苦爲趙趄却顧計哉
慮之熟矣思之審矣昧循墻之義而自取狼狽猶屬
臣身犯覆餗之戒而因致板蕩實關王家此所以明
命屢抗於側席迷執莫撓於守株也情蹙勢迫靡所
踧踖不容不更擬申懇恭俟處分而王人之陋地淹
留倍切悚仄亦望亟賜召還俾安私分

其二

臣三奉　聖諭而不敢進再瀆天聽而不知止惟恩諒是祝嚴譴是俟乃又喉舌之臣責宣溫批首尾十行至及　先朝之受知而有若曰予心增憾又若曰卿作何懷臣奉讀未半自不覺掩抑嗚咽肝肺摧裂君臣之義秉彝之所同得追報之誠受恩之所共願況臣最荷　先王之遇最承　先王之眷者乎然而若使之蹈赴湯火摩放頂踵則臣雖無狀尚可自勵斷斷此心庶質神明而至於畀之以輔相之位責之以弼亮之功則萬萬非如臣空疎愚闇者所能堪任

也臣於是不得不斟酌於公私輕重之間參倚於去就可否之際只以不報爲一段自效之道臣罪至此萬殞難贖惟願亟收僭來仍治臣慢褻之罪

其三

臣於蹙伏俟勘之中荐伏承　聖諭繼又伏承　東朝諺教首尾六百有餘言懇到悱惻諄複鄭重嘅百度之俱隳憂庶績之未凝擬臣以聽國之專譬臣以醫國之良期望之盛飭勵之深不啻如慈母之牖稚迷嚴師之導愚蒙雖古厚德元臣敦勉之節未或有若是勤摯者臣顧何人乃敢當此雙擎九頓一字一

涕至若惟我　先大王以下一段辭旨尤是未死賤臣攀慕痛泣之地也禁中受命宛其如昨他日歸拜庶質此心今於非常之殊遇欲提則腸先摧莫重之隆寄欲訴則喉先哽瞻雲鄉而靡及奉　宸扆而思報一縷餘生晝宵顒祝者卽惟我　殿下聖學之大成而已　慈聖之所敷心由此之故愚臣之所藉手舍此而何臣於此諭之後愴慟倍於慚恧感激增於恐懼只有拚棄四維不俟駕屨盟天誓神殫竭誠力以圖涓勺之效而其幸而有濟臣固與有榮矣其不幸而未有濟亦可暴戾欤於上下也然而臣之以疏

以奏尙有情私之未悉陳者方欲收召驚魂更入實
封以請負先眷慢上命之誅伏地隕越罔知攸對

其四

臣荷畢生莫報之特知叨千古罕聞之殊遇舊愴新
感交切于中而偃蹇之罪積如邱山瀆擾之罰嶺海
猶輕今又勤惟月之卿宣自天之批不惟不加之威
怒乃反誨諭之丁寧不惟不施之譴何乃反勉戒之
申複情出訟愆跡歸媒寵恩禮則愈往愈摯義分則
愈往愈蹙雖羝羊之藩進退俱難然虞人之旌去就
已決實非臣全昧事君之禮而然也抑臣於恩批中

無其實而享其福亦可畏也一節竊有所仰復者無其實而享其福則固可畏也而其畏也災止身家而已無其實而享其位則眞可畏也而其畏也害及民國者深其大小輕重之別恐不待臣言之覼縷而當有所斟量矣苟非然者倚毗其不盛乎眷注其不隆乎臣有何必辭之計而區區過慮不在於身家而在於民國故也迷悶抑塞語失倫次惟願遄伏邦憲

其五

臣不過以承順爲義趍走爲禮之小臣耳況今九賜敦飭三易偕來之餘力抗　君命坐犯天憲有若備

例於中書依樣於大官者是豈臣夷險燥濕之本心哉臣聞朱子之言曰一出門事君此身便非已有樂毅之言曰奉令承教可幸無罪臣雖愚昧亦嘗講劘於此箇義諦而寧可冒兩觀之鉞不敢汚三階之席者特以自欺之不足至於欺君自誤之不足至於誤國故也灩澦之險而不擇副手膏肓之危而不求良方姑輕試之姑妄應之則其墊溺敗壞之患直是俄頃間事臣每念及此寒粟遍體雖欲蠢動而終不能强也至若　聖諭中一二句語有非爲人臣所敢晏然承聆者臣方惶怖戰兢求死不得而亦恐有傷於

如絲如綸含容不迫之盛也臣罪至此尤無所逃

其六

臣於前昨附奏之後竊伏計臣罪既在蹇傲邦律合有誅殛而不圖包荒之德與天同大求助之教如臣駑不足以至有更煩八座之臣重勤十行之教如臣駑下有甚去就之關係國事者而曉譬以股肱之寄開示以心腹之諭一節深於一節若是之過重乎臣到此地死有餘咎臣欲更事號籲則天聽愈邈一向泯默則臣分愈缺只有前席抗顏畢伸至懇恭俟恩諒之一條路而已第臣驚越震迫之餘舊病倍添無由

彈束稍加將息庶可自力而宗伯之陋地相守尤是
臣惶阨難進之端伏願先即收還

附奏 壬寅

臣於病淹殑殑之中忽伏奉元輔復授之特旨此誠
夢想意慮之所不到也震越罔措神魄迸遁未審此
舉何爲而然也臣之辭免非規避也即由衷情之畢
陳也　殿下之矜許非厭苦也亦由實狀之洞察也
君臣上下之間恩義兩全臣方仰戴洪恩晝宵感祝
曾未幾月又有是命臣實訝惑不已繼之以悸懮惶
恧也今又近侍之臣來宣　聖諭鄭重懇摯有非糞

土賤臣所敢承當者苟如是也其始也臣何必苦辭殿下何必快許之乎顛倒昌披猶屬例語屑越苟艱莫此爲甚而倉卒之頃未敢以言語罄悉愚悃容俟病思之收拾畧入文字以冀反汗兼附區區匡弼之義

其二

臣之奉　聖諭荷恩批今已三遭矣期待愈切畀付愈重無狀如臣何以得此臣於是惶怖先於榮感悶阨倍於愧悤雖欲籲天而未能鑽地而不得況此偕來之命益不勝萬萬悚殛殆臣命卒之會也臣若有

一分可進之勢則以臣不擇夷險之常所自矢者夫何待恩禮之隆厚儀文之頻繁而始爲蠢動計乎凡聖朝處分之失宜賤臣義諦之無當未有甚謬於此舉假使臣拚棄四維擺除萬事惟以趍走爲恭則臣亦知承遵旨意可免方命之誅而又焉用趍走承遵之輔相爲哉至如微分賤疾之實不可堪者尚有所未盡俯燭故方擬抖擻神精更控至懇而近侍之陋地相守尤爲臣萬殞難贖之罪伏願亟賜撤還焉

其三

臣既再控至懇庶蒙恩諒廼者　聖批之下首尾百

有餘言諄複懇摯不惟督迫之不加誅罰之不施而已乃反誨諭之提撕之不啻如慈父之於迷子則臣雖愚頑感極而涕寧不知知遇之隆倚毗之重曠絕千古有非不才無德之如賤臣者所敢承當而矧茲承宣之臣重辱　王命乎微忱則雖切循墻賤分則不宜俟駕曷敢不即地趍簉以伸叩謝之情而第念臣進退之義若籧篨不能疾病之狀非鞭策可强惟有疾聲更籲恭俟處分而煩猥之極又不敢一向張皇五內如煎莫省所措席地戰兢鈇鉞是俟

附奏　庚戌

臣以疏以奏屢陳情懇此果臣工謀占便而然乎臣以無所肖似之物前後受恩與天靡極欲報之德惟俟隕結又於七十垂暮之時乃蒙此非常之命畀付則在古猶罕委任則於今刱覩況責之以歲功諭之以冬務勤勤孜孜皆民與國也臣亦人耳非木石豚魚則寧不激感矢死向前以效涓埃之報而且前後批諭屢舉　列朝眷注之厚臣每奉德音不覺聲淚之被面臣有情勢乎有義諦乎苟可以一分自力則即日叩謝酬畢生之忱竭效忠之計即微臣晝宵區區之願也何苦爲屢辭而不一辭必欲丐免乎特以

病者人所不能也病亦有可强不可强之證至於四體莫收百祟俱發苟欲畢陳則有涉猥越姑且掩過則無由洞悉臣情到此亦云憾矣皇天后土可鑒此心滿廷羣僚可識此狀臣焉敢誣也惟願遄伏方命之誅以勵具臣以安微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伏地戰慄罔知攸對

其二

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具瞻即威儀也可畏之謂威可則之謂儀此古之君子正容貌肅紳笏端委於廟堂之上而百僚萬姓莫敢不聽從者以其有威儀

也如臣今日病狀蹣跚蹩躠傴僂扶曳雖欲强作而不能也設令臣擔舁赴闕扶掖登陛是果何等貌樣何等事體而其於古人所云威儀二字當何如哉不過曰乖損　聖朝之體貌虧敗賤臣之事面而已而實無補於一分國事四體若是不收方寸又何可論此非臣爲身而言卽爲國而言也至若　慈教中憂國之病四字是臣平生所自誓者也國存然後家存家存然後身存此箇事理較然甚明臣安敢以身之病全不念國之病乎實狀如右蠢動不得言之至此不覺掩泣

議

嘉順宮服制議　壬午　殿宮服制問議事

因禮曹草記　嘉順宮卒逝各　殿宮服制問議事

命下矣臣等謹按儀禮喪服傳私親服緦條馬融曰

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伸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

服緦也又按晉典寧元年章太妃喪江虨言先王制

禮應在緦服壓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也於是制緦

麻三月皇后服制則綦毋邃言夫人致齋而會太廟

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稽之先王之禮參以

前代之典　大殿　中宮殿服制並當用緦麻之制

而降等以下無服則　世子宮　嬪宮服制恐無可議

章服變通議壬寅

章服變通大關朝儀有不可輕易草率乍仍旋改以取銷刻之譏故故相臣李恒福在　宣廟朝服色改定時獻議曰前則服不可變紅爲靑今則亦以爲不可變靑爲紅事係久遠未能知伊時採用與否而此言正與今日下詢事或可參較則臣雖殫精竭慮援據古今豈能出於故相臣已議之外哉然而以其獻議之意觀之或紅或靑元無定論特以數年之間紛

紛更改爲有傷於朝家體面故也況今下教歸重於古制則差與故相臣獻議事畧有不同臣亦不敢硬執而第今　陵幸日子未及一日遽下換青改紅之令則竊量事勢實有行不得者此亦故相臣獻議中宜令禮官預定期限之意也

保米變通議　癸卯

軍保納米非古法也有身則有庸有土則有租即係於身故名實不稱百弊蝟興雖有良吏捄之無術一保所納名爲六斗其實則倍猶不足歉歲穀貴價踰十緡夫以至賤之役至貧之

産責之以十緡則參量事勢民何以堪由是之故一
捧此疤流散相繼苟無一番變通竊恐納保沿邑畢
竟無民而後已而其椎剝征歛之急愁怨迫切之苦
有足以上干天和則臣謂此法不改國非其國今此
端揆筵奏之軍保則以錢代米結錢則以米代錢者
雖其節目條例之末及消詳大畧是舍此不得之最
便宜者也今之議者必曰數百年遵行之舊法不可
以猝乍間更張以致袪弊生弊而結民之呼寃又當
朋興此言似是而細究裏面並不如此古也法令既
嚴民戸多實故猶可以期會磨勘而以今較之一切

相反若膠守因舊之說不思時措之宜則不幾近於立視而不救乎結民之以米代錢易動浮言而此亦有大不然者元初均役事目之結錢磨鍊非以錢也即每結二斗米代錢也然則一石米價不過三百七十五文而今以保米一石價五百文計之則在結可謂有加而無損有何呼冤之端乎況保米一石則二名半所納而結米一石則約綽爲十五結以外矣計價則高於元定事目計摠則二名半與十五結以外之多寡難易不可同年而語且結之錢米從便載在事目則實非新翊也加斂也而足以使幾萬保民拔

之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有何疑難而不爲之乎至若軍多結少之邑舉皆願之而軍少結多之邑必不願矣然而此以一邑言則願不願固宜如此以一路言則何者非邑何邑非民苟利於均徭救弊之政則些少牽掣不足爲大事之相妨而立法之初亦必有參互損益務歸至當之道則惟在於確見詳察以實心行實事而已在昔三手糧之拂行也結錢之設始也比諸此事豈不爲極難愼者而猶且斷然行之則保米都數不過一萬五六千石耳何足有無於諸道納米邑時起摠二十五六萬結哉臣近來病思短

澀未能詳細備陳惟望　聖衷深加裁量亟命廟堂講究施行焉

卒哭後黑笠當否議

向因禮堂陳疏以卒哭後自　上燕居時白布裹笠與諸臣進見時烏帽有所參差於上下服色特下詢問之命疏陳諸條皆鑿鑿有據無容更事煩複而如欲遠引古禮旁照今制則此非古禮也乃今制也原無可引而可照者以臣愚昧無以臆對而竊以補編所載參互看詳則橫看圖內喪在先自　上視事服註曰但在公除後雖未知何所爲據而若據受教定

式則當在公除前矣若據呼寫傳敎則當爲成服後矣然則公除後三字似是編輯時所錯而由是之故橫看傳重條視事服註亦隨而無可據且以呼寫條文勢觀之始因編輯堂上以百官變服之節爲言而非指自 上服制故下敎若曰君臣成服後白帽卒哭後黑帽則帽字非用於自 上服色者似若專屬於百官其下燕居服條又若曰十三月後用舊例此似百官從吉之制而非自 上祥後禫前亦有節次者則恐不可混稱而無區別也又若以呼寫條爲後受敎而爲之歸重通指上下服色云則定式條服色

與公除後諸臣進見時帽帶從上之教何以載錄乎
此皆一按可知別無疑眩者則自　上服色恐是定
式條所載也自下服色恐是呼寫條所載也以此推
之今日所議之卒哭後黑制尙未爲漥本之言也自
上視事服燕居服必以公除後幷用黑制爲定然後
定式條所錄可以不違橫看條所錯可以歸正而前
後受教節節曉然更無所窒礙牽掣之處臣又伏惟
補編黑笠時靴制雖以白懸錄　正廟初元命改黑
靴至今遵用此或近於變通而至於公除後黑制則
實所以仰遵定式不可以更張論也第臣淺見未敢

質言惟在　上裁

祥祭後布帶變通議　甲辰

內喪在先時祥後燕居布帶雖載補編橫看條今於
笠制釐改之後似當用微吉之義而謹按禮曰祥而
縞註曰縞冠素紕也此非具三年體之謂也外此禮
書無可援據蓋以齊衰杖朞服制已盡故也惟先正
臣權尙夏之說曰夫爲妻祥後禫前當着白帶是乃
閭巷士庶通行之制則亦合參用而王家禮節至爲
嚴重臣無以質言仰對矣

遷　陵時　大王大妃殿進御服色議　丙午

卽以遷　陵時　大王大妃殿進御服色有收議之命矣謹按儀禮喪服改葬緦鄭氏註曰服緦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賈公彥疏曰鄭言三等舉痛極者而言父爲長子子爲母亦與此同也此指服斬之長子非服朞之長子者以禮惟三年者服緦周以下無服故也然則母爲長子亦與父爲長子同而賈疏之不言者舉其重而包之耳惟我　大王大妃殿下已於庚寅服爲長子齊衰三年則今於遷　陵時總制別無可疑而與癸丑已行之禮似有異矣然而臣素昧禮學未敢質言仰對惟願博詢而處之

內三殿位號加上議 己酉

今此嗣位後以 內三殿位號替陞事因春曹草記有時原任收議之命矣臣謹按我朝 大王大妃之尊稱寔昉於古昔太皇太后之號而外此原無加隆可據之文則以臣膚淺之見何敢妄議於莫重之典禮乎無已則抑有一事之或可旁照者考之古史未嘗無單稱太后處或稱某太后處以爲別焉然則今於 大王大妃殿 王大妃殿徽稱不必有增於前只就 中宮殿加上曰大妃殿未爲無據如臣謏陋無以臆斷惟在博詢而裁處焉

祝式屬稱議

日前禮曹啓言　宗廟　魂殿　徽定殿祝式當有收議酌定之舉而已爲允下矣　純宗室之稱皇考殿下稱孝子謹稽　明嘉靖之時禮論有曰兄武宗考孝宗可以援用　翼宗室之稱皇兄　殿下稱孝嗣卽我　景廟室祝式爲我家已行之禮也並不必更論若　魂殿　徽定殿祝式考諸先儒定論多以繼統爲重不拘序次然而歷代未有能行之者臣不敢質言惟唐宣宗於敬文武室本以叔繼姪而只稱嗣皇帝臣某昭告于則其直書廟號可推

也既稱嗣既稱臣既稱某而不書敢字無是理也或史有闕文而然歟第我朝　太廟祝式高曾以上只書廟號而不書屬稱或可爲旁照之例歟臣素昧禮學不敢指一仰對惟在博詢而處之矣

全溪大院君　完陽府大夫人　鈴原府大夫人

祝式議

今此　全溪大院君　完陽府大夫人　鈴原府大夫人祝式收議事命下矣此事似當一遵　宣廟時德興大院君已例而春曹無可據之文蹟難以確定第伏念　列聖朝以來於　德興大院君祝式既曰

國王諱仍書敬祭而不書屬稱則　宣廟時祝式恐無異同於　列聖朝矣但伊時先正臣李珥之論以爲今入　廟用姪子祭叔父之禮有何不可乎臣病伏殊殊無以詳細獻議惟願博詢而處之

虞練兩祝書　廟號當否議

虞主之不書　廟號以其只奉於練前而不以入　廟故也　練主之并書　廟號以其仍奉於入　廟故也皆自然而然不容作爲非有深奥難知之義諦則今此兩祝之一依題主所書似無可疑而至若孝成殿祝式雖有香室所奉旣無虞練之分別則未

敢曰的確可據也惟在博詢而處之

擬殺獄復讎議

此於律曰祖父母爲人所殺而子孫擅殺行凶人者杖六十以律文言之凡係父被殺而子復讎者疑若盡許其情而至於獄已究覈囚已審理則原不可以被殺復讎論也又按大典通編殺獄條有曰其父被殺成獄不待究覈擅殺其讎人者減死定配以典較律固已爲重而尚以減死論者特以成獄當抵死而未及用法故只言其擅殺不言其殺人也今此大邱府罪人楊廷豹之刺殺曹慶重一案於律於典

俱無可援之例蓋其以獄則三檢之實因相左終涉
疑眩以法則道啓曹讞既盡審克遂至於減死傳生
則雖以爲人子枕塊枕戈之心有不容看作不共戴
之讐越法擅殺也明矣苟於殺囚之審理傳生者皆
可使其子復讐則孝子之心雖或可慰審理之政恐
當永廢夫人子之以其父被殺發告者孰不爲之腐
心痛骨直欲剸刃於讐人而有所不敢者以其獄情
之有虛實輕重之分而惟俟公法之決處耳若於公
法已決之後諉之以復讐許之以擅殺則來後之弊
可勝言哉是以唐臣韓愈柳宗元輩之復讐狀議俱

無一定之論者由其情法之間在於參互得中耳又按唐書孝義傳有曰凡爲子孰不願孝轉相讎殺遂無已時其後柳宗元曰周禮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是固經訓所載而若於公法已決之後敢行擅殺而謂之曰殺人而義則未也臣於法例素所矇昧而參之以情參之以法參之以經史終不敢以律典原文議到於此獄矣

雲石遺稿卷之八